

卷四

天在肱
地宥篋

十一丁
廿四丁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四

義局傳讀之未完
默汗然意却精
到不可不深思也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為聖人之仁義聖知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遠足以為大盜謀故後聖垂知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見段上該論皆道德經之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揚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然則向
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
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
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同
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隣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罔啓之所布桑振之所剝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壘州閭卿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懣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爲奇特朕開也探手取之也撥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滕繩結也攝纏繞也

龍逢夏桀
臣名

宥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廢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吝也分均仁也五者

否

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馳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代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代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于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于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

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拊擊
 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
 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
 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
 涸，却同也。丘夷山頽而夷平也。猶曰：山附於地，
 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
 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
 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
 故曰：重利盜賊也。魯酒薄而邯鄲圍，又見淮南
 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
 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
 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
 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夫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并言，以下抑高之意。
 竊鈎，小盜也。鈎，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
 重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
 也。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
 亦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
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
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
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六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
而立於人上人謂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六盜昭昭
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
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爲此
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

可自用不可使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
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
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發天下之
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摘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
絕聖棄智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
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
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
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

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
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
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
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
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
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繫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
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曠之
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
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
巧字却與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是文法
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
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
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
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楊

墨與師曠工倮離朱并言乎以尔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乱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妙處

極結得有力是莊子文法最妙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个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

撰亦未可知亦猶佛言我於過去其劫也雖若

天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

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為三千餘年

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怪

妄然亦不可不知但如吾聞自無諸以來方見

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

可也近時襄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

金主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

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塹無大小皆雕人

物龍虎不勝精巧此窟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

擊之韉々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鋼鐵所
灌意非有國者之境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
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
不可謂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
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逐至使民延頸舉
踵曰其所自有賢者羸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則是上好智之過也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

其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其所
賢者羸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
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蘇張之徒便
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智則非自
然之道矣故曰好智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鉗網
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之
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

於好智

漢王粲生於魏也編也編也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之詐也削格猶
漢書曰儲昏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兎鹿者亦有
之置罟亦網也智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
深而為毒亂也頡頏也滑汨亂也解垢鬲角
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辨者之名以取魚取
鳥取獸之事與辨者并言之亦是以曾史與斗
斛權衡并譏之意每々常々也常々如此而至
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知與智同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
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
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
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論

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聽四時之施
喘英之虫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智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々之民而
悅夫役々之佞釋夫恬憒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

嗙々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
喘矣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智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
結之也喘矣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蟻之
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肖音蕭種
種穀實之貌役々務外作爲之貌嗙々囁々也
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
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嗙々役々兩句對
說下面只拈嗙々字結便與前篇素朴而民性

得矣處同道遶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語也
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上機
軸也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上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 其所以為之也... 結之也... 神也... 山曰三外...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 天下不以得其所為不為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

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飲之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瘁之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不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

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

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

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
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
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
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不愉
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
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入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
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令事終
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

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

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

因堯桀在王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謂妄為妄動也憧憧往來明從亦思是思慮不

自得也成章有修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

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驚

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

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分九爲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德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實者乃與爲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偽相去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

也說智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儻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爲明而好五色爲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爲之故以爲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

張氏稱草聖又
杜詩張旭草聖
聖字傳

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乃自勞病乃自苦以
聖智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
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
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
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
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智也。安其自然則
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不
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為害矣。鬻菴局束之貌。儉
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
過隨即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

監臨

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儻之。謂言
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
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為哉。吾非自言指他
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
書曰我用沉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監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
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
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
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竜見。淵默而
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

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直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臟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久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亦可以莊子爲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外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者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

十五

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
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綽約柔
乎剛彊廉剝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俛仰
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
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
便見奇特無撓者無撓亂撓拂之也排下者不
得志之時愈見頽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
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為囚殺

大下大

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儂美也剛強之人或為
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劓
其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志之人多少圭角
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劓彫琢其內
昔熱時如樵火然其凜々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
人心燥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中心往
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
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
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

憤與憤同。憤驕尤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憤，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臟，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故謹地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會，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肢，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勞其足也。矜音勤，與謹同，矜柄也。項籍傳鋤耨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內也。規為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形。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

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主既如此，所以
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
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
人，自以為智而以人為愚，自以為善而以人為
否，自以為信而以人為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
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
此都狼籍了。末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々
六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嵯岩之下而

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誅死者相枕也，
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
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
為桎梏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夫也。故
曰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鉞鋸繩墨椎
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涅也。脊々
者猶藉々也。罪在櫻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
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被罪者甚眾，氣

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
 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
 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乎言談也乃自許自高
 之見意嘆也甚矣哉言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
 日可謂甚不知耻也上下兩甚矣字意都不同皆
 是奇筆處術楊楫也相推言行者相揆授也術
 揚接楫因聖智而有桎梏擊柄因仁義而有桎
 跂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
 跂之嚆矢也接楫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嚆矢也
 今之響箭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
 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黃一作公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之者而一作十又
 奚足以語至道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
 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

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矣，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々猶淺々也。黃帝退，指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

可可。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之。精窈々冥々，至道之極。昏々默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必無所知，汝神將守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々冥々，遠而不可窮也。昏々默々，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

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爲此說也無勞無
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
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
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
是也
慎汝內閉汝外多智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
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
汝心也纔多智則爲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
故曰多智爲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
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
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
說語但其辭涵畜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
此爲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窈也言欲
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
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
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々皆自堅固物者

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其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及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龕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喚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乎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

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爲土者地也。言居
天地之間。矐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
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
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
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
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爲長久。故曰與日月參
光與天地爲常。緝與冥同昏昧也。當我者迎我
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
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緝乎。遠我者昏乎。人盡
死。去以其心死而不知道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
脾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輒然立。曰。叟何人
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
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
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爵躍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
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云々。
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夫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脾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猶然自失之兒，蟄然屹立之。貞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油，泊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之看禪宗，此事便見對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爲遊也。不輟而對曰：遊，仰

視曰：吁，畫得自妙。育群生之間，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耶。朕我也。呼鴻蒙爲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耶。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汨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爲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爲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

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群而去。則是有亦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而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虫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又始亦猶前曰罪在櫻入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仙々乎歸矣。栗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隨尔形體。吐尔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々。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々泚々。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固自生。雲

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々々是也。仙仙乎急去之。自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々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辨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談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爲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徃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

沒也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溟溟大同矣溟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擇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々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兒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為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此一句其精微當著眼看凡有分別之謂各凡有好惡之謂情關者見也無問無關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為自然也我能無為自然則物々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相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

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
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入之國者此攬乎三
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入之國僥倖也幾
何僥倖而不喪入之國乎其存入之國也無萬分
之一而喪入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
吾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入
同已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
也以已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
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

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入今同我
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
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
猶有入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入
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
也以此謀入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
者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
惑也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
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

物故能物之。明夫物之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
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
獨有。之之人。是之謂至貴。

物之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
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之。若
知物之。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
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
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
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
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
之。撓之。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
合乎大同。之而無已。之而惡乎得有之。觀有者
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
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
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
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
也。撓之。群動不已之兒。適往也。挈提也。沒指舉
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

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之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々如是而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爲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下爲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棄舜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庶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

道爲貴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
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
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
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麓而
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
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踈仁
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
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節文似於強世而
不可不爲有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
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
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
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
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
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
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爲者
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
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

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
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
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爲而以道
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
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
累積以爲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
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爲息也會聚
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

近義而不自以爲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
不拘忌也應々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
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
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經行無所退縮故
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
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
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
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爲也
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是精者爲道粗者爲物
事々物々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

爲然而有不可以不爲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
 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爲一之理者又曰不明
 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爲而
 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
 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
 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
 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
 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而不可不察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貴者天道也有爲
 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
 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
 求之無爲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爲而累者
 人道之不容不爲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
 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
 以道心爲主也臣者人道是便人心聽命也此
 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
 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
 書大抵貴無爲而賤有爲前兩轉既說有爲者

不可不爲又恐人把有爲無爲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撥之地但其言語錯雜較難變化故人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爲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日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像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曰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卑喚做粗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

字似此手脚便僮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氣像若分別得這麗細氣像出方知樂軒是悟
 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關佛只說得皮毛他
 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關之
 何由得他服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之弊何嘗不為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曰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
 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
 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
 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大
 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為德我能推
 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
 為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為而順自然矣無為
 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遠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
 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
 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
 入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兼於義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其主也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為
 天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
 未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
 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
 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
 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
 升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
 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
 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者
 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々相應皆出自然故曰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甚
 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
 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
 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

治之事也。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兼於義，兼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天兼者合一為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

天下自然足，我無為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非特人伏之鬼神亦伏之。記曰：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之謂天，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

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夫夫子言其師也。剗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天自然也。為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不言喻。故曰無為言之。今謂德無為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今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之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

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抱一世之利，以

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
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者遠
之也不以壽夭爲哀樂不以窮通爲榮辱醜字
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抱以
爲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之亡意也雖王天下
不自以爲尊顯黃屋非堯心之意也曾中之明
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
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
所變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非人考擊之則
不鳴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濇乎其清不
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
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
非人考之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
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乎猶前所謂庸詎知吾
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
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
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在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々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々無不爲無不能而不以此爲名故曰耻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智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夫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咸也

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之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姓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々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觀也
視乎冥々聽乎無聲冥々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享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

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冥亡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
兮惚兮。其中有像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
獨聞如八音之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
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
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
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
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
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
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

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日脩遠
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
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
快失檢點處。但此兩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
如何有此筆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索之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

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旂
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道也知覺也
離未明也喫諾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
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
喻也自奇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王
倪々々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鬻缺可以配
天乎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鬻
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
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
且尊智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駭方且四
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夫何足以配大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
不可以爲衆父々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
之賊也

段々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篇粗
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
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叡
智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

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為而不知無為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未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之意也物絃為事為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々而應合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為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垣化為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一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間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為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師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

以此為臣道以此為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

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隨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鶉居無定所也鷇鳥初生者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

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
各得其生也脩德就間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
上僊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
少壯老也楞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
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
失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云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知答但曰退已猶言你去
休接興趨而辟荷蓑丈人到則行矣伊川不得
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々授禹伯
成子高辭為諸侯而畊禹往見之則畊在野禹趨
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
堯授舜々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畏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
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偁々乎耕
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不
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

言恐廢吾耕事也。佶々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嘗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祖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々乃大合。喙鳴々々合與天地爲合，緒々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不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字？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之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爲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艸草看動陽也。留

動靜也靜為陰此句便是有陽生陰成之意物
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之之理皆具以元氣
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侗形字
却如此蓋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
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
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
一句德字却是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也道此
書字義當作一眼看若脩反德者言脩此性以

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
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
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
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
三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
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
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合則
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緝々猶
泯々也泯々然若愚者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
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六順同矣六順即泰初自

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入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也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

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曰同異紛々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字之間謂能曉然揚而示人也離分折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爲入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爲人捕而來也前曰執齧此曰執狸齧此此字元曰執狸齧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

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爲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蕃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事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

與天爲一矣性其忘而後能爲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將問勉見季徹曰曾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翰旣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曾君曰必服恭儉技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々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勉觀々

然驚曰菟也沈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按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徧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個怒字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觀之驚之貌

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沈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

衆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搖蕩者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恙自有而不
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笑以堯舜爲高

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
豈能勝我々不在堯舜之下却下旬如此也是
好竒溟滓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
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
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
人欲其民如此矣也

子貢南遊方楚反於晉適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

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
名爲輶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曾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
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
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失博學以擬聖於子
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
忘汝神氣墮汝形體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
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抽投也洑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子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隨汝形體即忘

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洽何能

洽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沈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必卑陳惡之貌頊々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
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
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今其
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
亦與人同自不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
夫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
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沈乎無形迹之貌功利
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心無功利機
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
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
然不受天下之非吝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爲損益譽且
不顧而况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
不行於世曰告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
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
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
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

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脩大脩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
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
不分也內本心也外々物也明白則可入素素
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恙全其
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
此道宜乎驚異也

諄芒將東之六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太壑曰奚爲焉曰夫太壑之爲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

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
乎官施而不告其宜拔舉而不告其能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
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
官施不告其具隨所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
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人可
爲之實順其所可爲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爲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

爲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爲者爲己，非爲人也。手撓之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應，後志是也。手撓顧指之，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怙超條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客。其舉而不奇，其取不異，其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

而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全樂之意，怙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六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

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事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爲一矣混冥即混沌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誓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誓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雖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誓曰

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湯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名煇然聖人羞之

滿誓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鬢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爲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脩進也

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羞耻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蕪端
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
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蠢進而相使不以為賜
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
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
蕪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也相愛
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之得
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

信之名也蠢蠢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
以為賜者不以為息也行而無跡事而無傳是
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
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
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
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不諛不諧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善之隨其所謂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譎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灑灑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整垂衣裳設綵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脩飾其言辭也聚眾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

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
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綵色動容貌言
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々以誘誨學者
故以爲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
學於我者皆以爲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
爲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
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爲待而不
自謂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
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
慎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
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
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
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初嚮不可得也
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卑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
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
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初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初嚮趨嚮也

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感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
天下皆感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
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揚皇琴里巷之曲
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
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揚皇琴此世俗言
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
肯行也二缶踵感者即前二言人感也所適不
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缶以踵
爲鐘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
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感也此自歎之言謂

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
一感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
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々然唯恐
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
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其
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感者皆不自知則不如
厲人矣以前面大感終身不解太愚終身不靈
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
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恙均也且夫失恙
有五一日五色亂自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
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顛四曰五味濁口
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雖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
也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為得矣

其斷在溝中者破為犧樽之餘者也同此一木

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於
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
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
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憊衝逆入也中顛自鼻而
通於顛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
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恙失
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墨之學趣舍滑
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
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為自得矣
貶之甚也濁口一本作囁非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腕々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約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曾次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是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曾中不自在也外爲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繳繩縛

也腕々自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爲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四

卷之四

孫子兵法卷之四

孫子兵法卷之四

孫子兵法卷之四

孫子兵法卷之四

孫子兵法卷之四

孫子兵法卷之四



110X
580
13
4